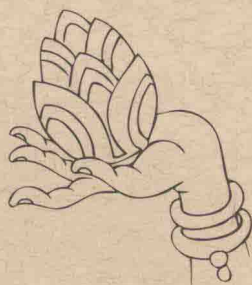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

北朝佛教研究

黄夏年 主编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大象出版社

第三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

北朝佛教研究

黄夏年 主编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• 郑州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朝佛教研究; 第三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论文集 /
黄夏年主编. — 郑州: 大象出版社, 2014. 12
ISBN 978-7-5347-8205-3

I. ①北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佛教史—中国—北朝时
代—文集 IV. ①B94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3749 号

北朝佛教研究

黄夏年 主编

出 版 人 王刘纯
特约编辑 谢景和
责任编辑 卢海山
责任校对 钟 骄
书籍设计 付铨铨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311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4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

邮政编码 450046

电话 0371-65642565

目 录

佛图澄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	杨曾文(1)
佛图澄与北方佛教	温金玉(11)
佛图澄与后赵佛教	王赐川(27)
关于佛图澄在华传教的几个问题	严耀中(37)
浅论东晋道安的解经思想与实践	
——从格义、章句之法到科判解经	
.....	刘剑锋 冯书杰(47)
释道安格义思想研究	李万进(63)
道安《二教论》述评	刘立夫(85)
道安与关中实相义略析	刘成有(97)
道安与中土早期阿毗昙学之发展	张敬川(103)
道安对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促进及现代启示	姚卫群(124)
未了公案,且待来哲	
——有关昙鸾追尊莲宗祖师位的问题	
.....	陈剑锳(133)
昙无最与行唐封崇寺	张志军(161)

鸠摩罗什及关河之学对中国两晋后

- 佛教影响窥豹 金易明(173)
- 慧光大师的生平与贡献略论 徐文明(200)
- 邺城地区出土后赵至北朝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
形成与发展 刘建华(217)
- 瞿昙般若流支与邺都的佛典传译 刘 洋(235)
- 赵文业晚年行迹考 顾伟康(249)
-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发展模式浅议 王公伟(262)
- 地论师南北道的分立及北道的传承、转向 杨维中(273)
-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的佛道论衡 黄崑威(298)
- 论北齐时期邺都的讲经之风 张云江(308)
- 北周武帝灭佛背景下的河北佛教 冯金忠(321)
- “十六国”时期今河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佛教
..... 孙昌武(333)
- “十六国”时期东北佛教的流布 邱高兴(354)

佛图澄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

杨曾文

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两汉、西晋的初传,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后得到迅速传播和普及。在这个过程中,得到后赵统治者石勒、石虎崇信和支持的佛图澄在北方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无论从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,还是从僧众和寺院的增加、佛学的研究及佛经翻译等方面,佛图澄及其弟子皆发挥了重大作用,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一、佛图澄和后赵

佛图澄在南朝梁释慧皎编撰《高僧传》卷九《神异上》有传,所叙述的事迹相当详细。此外在唐房玄龄等撰《晋书》卷九十五也有传,北齐魏收所撰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有简单介绍。

佛图澄(232—349),西域人,或谓天竺人,本姓帛,有的史书载

原姓湿^①。自幼出家,诵读佛经达数百万言,并且善解文义,曾到罽宾(今克什米尔)受教于名师,逐渐出名。除精通佛典外,他还掌握神秘的方术、咒术,据称能够“役使鬼物,以麻油杂胭脂涂掌,千里外事,皆彻见掌中,如对面焉。亦能令洁斋者见,又听铃音以言事,无不効验”。^②在西晋怀帝永嘉四年(310)来到洛阳,想在中国开展弘法活动。

当时正值西晋末年“八王之乱”(291—306)以后,朝廷已极度腐朽,社会动乱连年,原生活在边塞一带的少数民族即史称“五胡”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五族,在他们的首领率领下纷纷起兵反晋和内迁,前后建立起十六个拥兵割据的政权,史称“十六国”。最早在山西建立政权的是匈奴族刘渊,所建国称汉,其子刘聪于永嘉五年(311)攻入洛阳灭晋,后来由刘曜改国号为赵(前赵)。此后,原为刘曜将领的羯族石勒拥兵自立,以襄国(今河北邢台)为都建后赵,东晋咸和四年(329)率兵灭前赵,至其养子石虎时,已占据北方大部分地区。

佛图澄原想在洛阳建寺传法,正赶上匈奴刘曜率兵进入洛阳,建寺计划未能实现。在战乱中,他潜藏草野,以观世变。当时石勒屯兵于葛陂(在今河南新蔡北),常以滥杀树威,有不少沙门遇害。佛图澄决定接近石勒,以便用佛法教化石勒,来拯救生活在暴政下的无辜百姓。他通过信奉佛教的石勒部将郭黑略的关系和介绍,巧妙地利用自己擅长的咒术和言辞,逐渐地得到石勒的信任。佛图澄乘机进谏,劝石勒施行宽厚的仁政,以“德化洽于宇内”,保护民众。此后,石勒暴政有所收敛。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记载,因为佛图澄的劝说,“凡应被诛余残,蒙其益者十有八九”。佛图澄及其弟子通过传法和开展慈济活动,影响日益增大,致使中原信奉佛教的

① (唐)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八载:“邢州内邱县西中邱城寺有碑,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。碑云:‘太上和佛图澄愿者,天竺大国附宾小三之元子。本姓湿,所以言湿者,思润理国,泽被无外,是以号之为湿。’”

②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汉人和胡族人越来越多。

此后,石勒奉佛图澄为最高军政顾问,在灭前赵后即位,自称“赵天王行皇帝事”,尊佛图澄为“大和上”,凡有军政大事皆向他咨询。后赵建平四年(323)石勒死后,石虎废石勒之子石弘自立,迁都于邺(在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)。石虎对佛图澄更加敬重。下诏书说:

和上国之大宝,荣爵不加,高禄不受,荣禄匪及,何以旌德?
从此已往,宜衣以绫锦,乘以雕辇。^①

每逢朝会,佛图澄上殿,常侍以下帮助推辇,太子诸公搀扶而上,掌管朝仪者唱“大和上到”,朝臣皆起座表示尊崇。石虎又敕司空李农旦夕亲问,太子及诸公每五日一朝代他前往佛图澄跟前致意。佛图澄的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,门下拥有众多僧俗弟子,对后赵境内及南北政治形势比较了解,并且善于谋划。他经常就后赵军政举措乃至日常事务向石虎进行劝谏,进一步得到石虎、后赵军政官员的信任,也得到普通百姓的敬重。

二、以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增强石虎君临中原的信心

石虎曾因与东晋作战失利,遭遇军情危扰,埋怨佛教未能保佑他,说:“吾之奉佛供僧,而更致外寇,佛无神矣。”^②佛图澄得知此事,翌日入朝,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对他进行开导,告诉他现在当皇帝是因为前世曾经做过善事的缘故:

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,至罽宾寺,尝供大会,中有六十罗

①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②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汉。吾此微身亦预斯会。时得道人谓吾曰：此主人命尽，当受鸡身，后王晋地。今王为王，岂非福耶？疆场军寇，国之常耳！何为怨谤三宝，夜兴毒念乎？^①

意思是说，石虎前世曾是大商人，因为在罽宾的寺院供养过六十罗汉（小乘得道者），死后虽曾托生为鸡，然而再转世便做晋地的国王。以此告诉石虎，能够在中原当皇帝已是福报，至于战场失利属于兵家常事，为什么要抱怨佛教呢？

实际上，佛图澄在这里所讲的内容，已远远超出劝解石虎因与东晋交战失利对佛教的埋怨。石勒、石虎作为羯族领袖入主中原，不仅受到东晋政权和受东晋影响的政治势力敌视，在文化传统上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强有力抵制。因为按照儒家的观点，羯族属于“夷蛮戎狄”之列，只能居住在边境荒僻之地，不仅不能入主中原当皇帝，甚至也不应迁徙内地居住，所谓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^②。佛图澄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为羯人石虎统治后赵，在中原当皇帝提供理论依据，增强他的信心，自然受到他的欢迎，也为其他进入中原的胡族武装集团提供了舆论支持。

三、劝谏石虎“不为暴虐，不害无辜”

如上所述，在石虎表示信悟跪而致谢并询问“佛法云何”时，佛图澄顺势告诉石虎“佛法不杀”的道理。石虎又问，自己身为“天下之主，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，既违戒杀生，虽复事佛，讵获福耶”？佛图澄告诉他：

帝王之事佛，当在体恭心顺，显扬三宝，不为暴虐，不害无

^①（梁）释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^②（西晋）江统撰：《徙戎论》，载《晋书》卷五十六《江统传》。

辜。至于凶愚无赖，非化所迁，有罪不得不杀，有恶不得不刑，但当杀可杀，当刑可刑耳。若暴虐恣意，杀害非罪，虽复倾财设法，无解殃祸。愿陛下省欲兴慈，广及一切，则佛教永隆，福祚方远。^①

这是告诉石虎，身为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皇帝，应当虔诚地保护并支持佛教传播，施政应防止暴虐行为，不要伤害无辜民众，至于按照国法惩罚和处治有罪和犯法者，则是正当的。然而如果“暴虐恣意，杀害非罪”，无论怎样施财和敬奉佛法，也不能减免恶果报应。他奉劝石虎控制欲望，广行仁慈，扶持佛教兴隆发展，以招致福祥。

据载，当佛图澄晚年预测自己将不久人世时，特地前往皇宫向石虎告别并进谏，说：

出生入死，道之常也。修短分定，非人能延。道重行全，德贵无怠。苟业操无亏，虽亡若在。违而获延，非其所愿。今意未尽者，以国家心存佛理，奉法无吝，兴起寺庙，崇显壮丽，称斯德也，宜享休祉。而布政猛烈，淫刑酷滥，显违圣典，幽背法诫。不自惩革，终无福佑。若降心易虑，惠此下民，则国祚延长，道俗庆赖，毕命就尽，没无遗恨。^②

意为自己即将离世，无可留恋，有生有死乃属正常。说“道重行全，德贵无怠”，一个人如能做到道行品德无亏，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他最挂念的是后赵国家，说朝廷致力奉佛，兴建寺庙，本应受到好的报应，然而因为实行暴政，滥行酷刑，既违圣典，又背离佛法，如果不予改正，绝对得不到佛的保佑；如能改弦更张，施行惠民政策，才能使国祚长久。

① （梁）释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② （梁）释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在历史上,石勒、石虎当政的后赵虽然是以残暴、滥杀无辜和施行暴政著称,然而在佛图澄的劝谏下有所收敛也是事实。佛图澄用以劝谏的正是奉“大慈大悲”为最高理念的大乘佛教“菩萨道”或“菩萨行”,与儒家的仁道有一致之处。对于佛图澄这位高僧“慈洽苍生,拯救危苦”的品格和行为,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崇高的历史评价。

四、辅佐后赵保护佛教,确立佛教合法传播的地位

此后,石虎对佛教更加崇信,更加支持了。佛图澄及其弟子积极开展传法活动,后赵境内信奉佛教的百姓不断增多,营建的佛教寺庙和出家僧尼也越来越多,随之也出现了为逃避徭役乃至因为犯罪而出家的“真伪混淆”的现象。为此,石虎下诏让朝臣提出对策,说:

佛号世尊,国家所奉,里闾小人无爵秩者,为应得事佛与不?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,行能精进,然后可为道士。今沙门甚众,或有奸宄避役,多非其人。可料简详议。

于是,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:

夫王者,郊祀天地,祭奉百神,载在祀典,礼有常飨。佛出西域,外国之神,功不施民,非天子、诸华所应祠奉。往汉明感梦,初传其道,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,以奉其神,其汉人皆不得出家。魏承汉制,亦修前轨。今大赵受命,率由旧章,华戎制异,人神流别,外不同内,飨祭殊礼,荒夏服祀,不宜杂错。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,以遵典礼。其百辟卿士,下逮众隶,例皆禁之。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。其赵人为沙门者,还从四民之服。

王度奏议是中国佛教史上十分有价值的文献。第一,它表述历

朝皆尊奉儒家经典“郊祀天地，祭奉百神”。佛教来自西域，佛属于“外国之神”，皇帝乃至中华百姓皆不应祭祀。第二，汉魏以来佛教传入中华，只允许来自西域的人在城镇建寺奉佛，不许汉人出家为僧。第三，后赵既然尊奉以往的典章制度，也应当对华、戎区别对待，禁止赵人百姓和官员烧香奉佛，否则予以处罚；已经出家者应命还俗。中书令王波也表示同意王度所奏。

如果后赵采纳这一奏议，必将对佛教在中国北方传播造成极大危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石虎自然要咨询佛图澄的意见。据载，石虎后来下诏书对这次朝议作答复时着重表示：

度议云：佛是外国之神，非天子、诸华所可宜奉。朕生自边壤，忝当斯运，君临诸夏。至于飨祀，应兼从本俗。佛是戎神，正所应奉。夫制由上行，永世作则。苟事无亏，何拘前代？其夷赵百蛮，有舍其淫祀，乐事佛者，悉听为道。^①

石虎承认自己属于生于边壤的“戎、夷”，因为气运所致，“君临诸夏”。郑重表示：“佛是戎神，正所应奉。”不仅如此，在赵地的“夷赵百蛮”一切百姓，皆可奉佛。在君权高于一切的当时，这意味着佛教在中国正式得到合法传播和发展的地位，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

佛图澄精通大小乘佛法，“妙解深经，傍通世论”，严守戒律，道德高尚，利用后赵扶植佛教的条件，积极弘扬佛法，培养弟子，慈济民众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和发展。据载，佛图澄“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”，前后拥有门徒将近万人，弟子来自四面八方，著名的既有来自印度、康居的竺佛调、须菩提等几十名僧人，也有来自中原关中的一带的释道安、竺法雅、竺法和、竺法汰、竺僧朗，还有法首、法祚、法常、法佐、僧慧、道进等人，或是在佛图澄身边的侍者，或是协助处理日常事务、联络内外的助手。

①（梁）释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。

佛图澄于后赵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八日(已进入349年)于邺宫寺逝世,年117岁。

五、佛图澄弟子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

佛图澄的主要弟子中,以释道安、竺僧朗、竺法汰、竺法雅最有名,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道安

道安(312—385),俗姓卫,常山(在今河北正定南)人,在受具足戒后,到邺都中寺礼佛图澄为师,精研小乘佛教和大乘般若经典。

在后赵灭亡后,道安到各地避乱,先后游历今山西、河北、河南等地,在所到之处研究佛典,讲经传法,立寺建塔,弟子“中分河北”,成为拥有徒众数百人的僧团领袖。东晋兴宁三年(365),率众南下避地新野,告诉弟子:“今遭凶年,不依国主,则法事难立。又教化之体,宜令广布。”^①吩咐弟子分散各地传法,自己带领其余弟子到了与新野毗邻的襄阳。他在襄阳前后十五年,从事弘法、研究和培养弟子,并且与东晋的佛教界高僧和在朝廷任职的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。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(378),前秦派兵攻打襄阳,道安二度将弟子分散各地。襄阳被攻陷后,他被俘押送长安,受到前秦王苻坚的尊崇,奉为最高军政顾问,被安置于长安五重寺,门下弟子达数千人。

道安是东晋和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僧团领袖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。他依据《增一阿含经》的经文,规定僧众以释为姓;在各地讲授佛典和坚持佛学研究,培养了众多学僧;并为僧团制定“僧尼规范”,要求众僧在参加法事活动、日常生活与修行中严格遵守;在前秦国都长安设立中国最早的国家译场,组织翻译佛经。此外,他又根据自己的考察和研究,首创佛经目录——《综理众经目录》,奠定

①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五《道安传》。

了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基础。

道安一生为佛教向南北方社会广泛传播和普及,推进佛教民族化进程,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竺僧朗

竺僧朗,俗姓李,京兆(今西安西北)人,或谓冀(泛指今河北)人,在前秦皇始元年(351)与僧湛、僧意等人东下入泰山,在西北边的金舆谷昆仑山修建包括“内外屋宇数十余区”的寺院灵岩寺,远近闻名而来学法修行者达百余人。泰山当地人对僧朗十分崇敬,称金舆谷为“朗公谷”。

由于僧朗逐渐闻名四方,受到先后兴起的少数民族政权最高统治者的信敬。前秦王苻坚曾派使者携书前来致敬和征召,请他到京城长安传法,并赐黄金、绢绶、佛像等贵重礼物。此后,还经常派使者前来致书和赐钱财。东晋在淝水之战后,曾乘胜一度攻占洛阳。在此形势下,孝武帝致书僧朗,表示敬仰,希望能得到他的协助,“同养群生”,并赐予厚礼。此后,后燕王慕容垂也曾向僧朗致书赠礼。南燕王慕容德占据山东一带后,致书称“幸和尚大恩,神祇盖护”,授他“东齐王”之号,并封给他二县的租税。僧朗辞受王号,只受二县租税。后秦王姚兴远从长安派人致书送礼,表示将来攻占洛阳后将到泰山封禅,当面敬听指教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以及继其兴起的北魏道武帝,遣使致书送礼,对僧朗表示钦敬。此外,高丽以及所称相国、胡国、女国、吴国、昆仑等国,也曾给僧朗致书和赠送礼物。^①

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,既是社会充满动乱,各地民族流动迁徙的时代,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和民族文化大发展的时期。在这种特殊背景下,高僧僧朗在泰山得到割据南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高

^① 详见任继愈主编: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二卷,笔者执笔的第二章第三节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层的崇敬,与他们保持交往,应当说为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、融合和文化交流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竺法汰

竺法汰(320—387),东莞(今山东沂水)人,少与道安同为佛图澄弟子,随道安避难行至新野时,遵照道安的吩咐,携弟子昙一、昙二等四十余人到江南传法,居建康(今南京)瓦官寺。受到东晋简文帝和领军王洽、东亭王珣、太傅谢安等臣僚的钦敬。在应请讲《放光般若经》时,简文帝前来听讲。他是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“本无异宗”的代表人物。^①

竺法雅

竺法雅,河间(治今河北献县东南)人,在向儒者传法和培养弟子过程中,为使他们理解佛典义理,经常“以经中事数,拟配外书”,即援引儒、道经书的概念、术语来诠释佛法,称此为“格义”,促进了佛教在儒者士大夫中的传播。有弟子昙习等人。^②

综上所述,佛图澄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拥有重要地位,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。他利用后赵石勒、石虎对他的信任,促使佛教在中国得以确立合法地位,建立僧团培养弟子,促进了佛教在中国北方的深入传播和发展,并且以佛教因果报应论为当时进入内地的胡族政权提供合法依据,以佛教的慈悲思想劝谏后赵统治者爱护民众。应当说,佛图澄为中国历史、佛教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(杨曾文,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,
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)

^①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五《竺法汰传》。

^②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四《竺法雅传》。

佛图澄与北方佛教

温金玉

两晋南北朝,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生根开花的关键阶段。这一时期,佛教信仰形态由宫廷佛教向土人佛教,特别是向民众佛教转型;佛教信仰圈由西来僧人向汉地百姓扩展;经论典籍的译介亦由单本传译向系统性经典文本翻译发展,可以说没有两晋南北朝祖师筚路蓝缕、沥血叩心的辛苦经营,就没有慧日高悬、法海横流的隋唐佛教的盛世气象。

在中国历史上,西晋王朝仅持续了半个世纪。西晋末年,皇室贵族为争夺权利,爆发了“八王之乱”,导致了西晋的灭亡。其后,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,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多个政权,史称“五胡十六国”,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。北方十六国政权大多扶植佛教,当时祖师大德高掌远跼,弘宣法化,使佛教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。佛图澄即是其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
一、佛图澄及其传教活动

佛图澄(232—349),西域人(《晋书》《魏书》均谓天竺人),本姓

帛(或谓姓湿)。自幼出家,于乌菟国(古印度属国,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游一带)就罗汉入道。^① 据载:“清真务学,诵经数万言,善解文义。”^②更于罽宾(西域国名,在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克什米尔一带),受海名师,西域咸称“得道”。佛图澄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(310)来到洛阳。他志弘大法,欲于洛阳立寺,适遇“永嘉之乱”,刘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阳,帝京扰乱,立寺之愿未果,乃潜泽草野,以观世变。

时刘曜部将石勒屯兵葛陂(今河南新蔡县北),专以杀戮树威,道俗遇害者甚众。澄观勒之残暴,悯念苍生,欲以道化勒,访知勒之大将郭黑略——石勒“十八骑”^③之一,素奉佛法,遂先止于郭黑略处。略更从澄受五戒,执弟子礼。据《高僧传》载,佛图澄“善诵神咒,能役使鬼物。以麻油杂胭脂涂掌,千里外事,皆彻见于掌中”,又能“听铃音以言事,无不效验”^④。因而郭黑略每从勒征伐,辄预克胜负,勒疑而问曰:“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,而每知行军吉凶,何也?”略曰:“将军天挺神武,幽灵所助。有一沙门,才智非常,云将军当略有区夏(华夏),已应为师。臣前后所白,皆其言也。”勒大喜,曰:“天赐也。”遂召澄问曰:“佛道有何灵验?”澄知勒不达深理,正可以道术为征。因而言曰:“至道虽远,亦可以近事为征。”即取应器盛水,烧香咒之,须臾生青莲花,光色耀目。勒由此信服。澄因而进谏石勒曰:“夫王者,德化洽于宇内,则四灵表瑞;政弊道消,则彗孛见于上。恒象著见,休咎随行,斯乃古今之常征,天人之明诫。”^⑤这一番劝施德政的话,使石勒更加悦服。因之中州胡晋,略皆奉佛。

① (北齐)魏收: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:“石勒时,有天竺沙门浮图澄,少于乌菟国就罗汉入道。”

②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册,第383页中。

③ 石勒自小随人当过小贩,也曾为人力耕,后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捕捉,卖与苻平(今山东东北)师欢为奴。后为晋军所迫,招集王阳、夔安以及郭放、郭黑略等十八人劫掠为盗,号称“十八骑”。

④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册,第383页中。

⑤ (梁)释慧皎: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册,第383页下。